

亦楼
——
著

活在你的回忆里

*Living in the memory
about you*

世间有一种爱，不为占有，
只愿彼此安好，
然后在心里道一声珍重。

台海出版社

亦楼——著

活 在 有 你 的 回 忆 里

*Living in the memory
about you*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在有你的回忆里 / 亦楼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68-1526-7

I. ①活…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3070 号

活在有你的回忆里

著 者: 亦 楼

责任编辑: 姚红梅

装帧设计: 仙境设计

版式设计: 刘 朋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元兴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526-7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第一章	笑忘书	001
第二章	梦中人	015
第三章	如风	029
第四章	当时的月亮	073
第五章	暗涌	138
第六章	爱与痛的边缘	161
第七章	彼岸花	262
第八章	开到荼蘼	273
第九章	人间	306



第一章
笑忘书



“陪我谈一天恋爱吧，人生苦短，我不想在死之前没有尝过爱的滋味。”我望着面前这个男人的脸，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我不和女特工谈情说爱，哪怕一分钟。”卢牧原冷笑。

“一分钟不行，那一秒呢？”

“也不行。”

“算你狠。”我用枪抵着他的脑门，“既然不能让你爱上我，那我不如亲手了断你。”

卢牧原闭上眼：“动手吧。”

我的笑像炸弹在下一秒爆发：“你去刷个牙。”

“干吗？”他睁开眼睛，夸张地瞪着我。

“你嘴里有韭菜味儿，我入不了戏。”我说。

“谁让你做韭菜饺子的？我就说做白菜猪肉馅的，你偏不听。”他不满地往嘴巴里胡乱塞了两粒口香糖。

“快点嚼！别这么磨磨蹭蹭的！女特工的戏还没结束呢。”

“哎哟，宝贝儿，咱们明天再玩行不行？我的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三步并两步溜出卧室，把自己扔在了沙发上。

“我不要明天玩，你不许看球赛！”我追出去。

“乖，我的宝贝儿，这个直播一个星期就一次，今晚你放过我，明天你想怎么玩都行。你想扮黄蓉我就是郭靖，你想当娘娘我就是太监，你要是想变性成杨过我也不介意变物种做那只大雕，过了今天晚上你怎么样都行。”他捞起一袋我最喜欢的虾片丢过来，“听话，去书房背单词，看完球赛我来给你抽查。”

我顿时无语，真扫兴！我歪着脑袋把筷子——也就是刚才那把“枪”放回厨房，然后抓着那包虾片钻进了书房。

这家伙不忘对着我后背提醒：“一定要背熟二十个单词才可以睡觉。”

我转过身刚想对他发飙，他已经转过头不看我，嘴巴却在幽幽地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单词都背不好怎么出国念书。”

我当然没话说——他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我在心里悄悄骂了一句混蛋就识相地滚进了书房，然后翻开词汇表，一边温习昨天的单词，一边把刚刚那女特工的戏码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没错，这就是我跟卢牧原的“同居”生活，我们分睡在不同的房间，每天在客厅里吵吵闹闹玩到受不住才各自回房睡觉。我渐渐觉得，有个同居未婚夫真不错，起码不孤单呀。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卢牧原的未婚妻，我还以为，我会如愿以偿成为“宋太太”。往事太远，像前世的梦，不说也罢。

说实话，背英语单词这活儿真心不是我这种人该干的。你看，只要一翻开书，哪怕我一个字都还没念，就昏昏欲睡了，就像吃了十颗安眠药似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纳闷，我想不通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太玄乎了。

我左手托腮，右手瘫在那本单词书上，眼看眼皮就要耷下来，眼看口水就要流下来。就在这么幸福又紧急的关头——电话响了！我吓得手一抖，整个头瞬间磕在了桌面上！那是硬邦邦的红木桌面啊！

我撑起眼皮，脸从桌上竖起来，一把捞起旁边的手机：“谁呀？”

“你姐。”

“滚，能不能不要大半夜吵老子好梦！”

“是春梦吗？”

“滚。”

……

这是我们每次通话必经的环节，看官们不要笑，习惯了就好。对话那头的姑娘，单名一个彤字，小名叫彤彤，不过她更喜欢大家叫她美彤。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是死党，这么多年的情谊，从来不曾变过。

“好了，沈西子，说正经的。”她清了清嗓子，“明天早上八点我们碰头？会不会太早了点，你要不要睡个懒觉……”

“不用了。”我也清了清嗓子，“明天你们谁都别去。”

“干吗？”

“我想一个人去看他。”

我买了一束红玫瑰，每次去看清源我都买玫瑰。我不想买菊花，那种放肆又讨厌的黄，好像在迫不及待地提醒我，那个叫宋清源的男人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了——我不喜欢这种自作多情的提醒，我宁愿假装我现在不是来扫墓，只是来约会的，来见见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宋清源，你肯定也觉得玫瑰比菊花养眼得多，对吧？我的“宋先森”，你过得好不好？

活在有你的回忆里

干吗不说话？跟我玩躲猫猫啊？

算啦，你不说那就由我来说吧，我过得挺好的。

嗯，如果卢牧原那个混蛋不逼着我背英文单词我会更好点。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他的错啦，是我自己吵着闹着要出国念书的，可是我不知道学英文是这么痛苦的事啊……咦，你是怎么做到讲一口那么棒的英文的？

宋先森不要笑我啊，你知道的，我的英文一直很烂，六级考了那么多次都没过……

清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牧原、彤彤他们陪我一起来吗？因为每次他们一来我就得忍着不能哭，只要我一哭他们就得安慰我，我特别不喜欢被人安慰，因为每次大家一安慰我，就让我觉得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并不喜欢麻烦别人。

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刘洋要回国了。他前两天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想跟陆茗重新开始。陆茗现在在上海，刘洋申请调到了上海分公司，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希望的，是吧？陆茗一定还爱他，虽然她嘴上不承认……

彤彤跟那个秦先生是不可能的了，秦先生娶了一个北京的本地女孩，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扎根在北京了。彤彤跟我一起去了苏州，相过几次亲，没什么结果，你知道的，眼缘这东西我们都说不清……

我是一个人坐高铁过来的，不用担心啦，我又不是小孩，几个小时的高铁有什么关系？我倒是想把你的墓迁到苏州去，这样我想跟你说话就方便多了……可是我不能太自私啊，你又不是苏州人，我把你迁过去你肯定不习惯的，苏帮菜又甜又腻，我怕你不适应……

宋先森，我要走啦，你要好好的，别怕，我会常来的。

我很快转过身，大步往回走。没有什么动作比一下子转身更难，一旦犹豫，就完成不了。四月份的北京还有些凉意，我裹紧毛衫，山上烟雾缭绕，所以眼前的路一片模糊一定不是我的错，跟我眼里的水汽无关，不过是雾气罢了。

我打算去看看故人，反正来都来了，不着急立马打道回府。路过一家西点屋，我买了一盒包装精致的巧克力曲奇，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幢熟悉的建筑物前。我抬起头，“丹迪”两个字还是那么吓唬人。我突然想起好多年前收到丹迪建筑公司的面试通知书，第一次踏进这幢楼时的那种激动又紧张的复杂情绪。我要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丹迪的总经理，申可凡。

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申可凡见到我时，表情里有一层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西子！”他笑着招待我，“快坐，喝茶还是咖啡？”

“不用，我坐坐就走。给你买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喜欢吃。”

他诧异地接过那盒饼干：“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牌子的曲奇？”见我不说话，他马上自嘲，“肯定是清源告诉你的。难得，过了这么些年，你都还没忘。”

“别小题大做，我只是恰好路过。”我笑。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

“下午刚到，去看了看清源。”

“晚上我请你吃饭。”

“不了，我晚上回苏州。”

“……好吧。”他咽了一口茶水，“过得好不好？”

很没创意的问题，我回答：“挺好的。”

“那就好。”他脸上是如释重负的表情。

敲门声响起，是申可凡的助理：“申总，姜医生到了。”

我一愣，然后抬眼跟申可凡对视了一眼。姜医生是清源的私人医生，清源在世的时候，多亏了他悉心照料。

“请进。”申可凡说。

姜医生推门进来：“可凡——”他正打算说什么，余光扫到沙发上的我，马上止住了。

我起身跟姜医生寒暄：“姜医生，好久不见。”

他的表情跟刚才的申可凡像极了，同样的说不清道不明：“沈小姐，怎么是你？”

“回来看看。”我微微一笑。

姜医生似乎有些局促：“好，回来好，看看北京有什么变化。”

“北京能有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堵车，大雾，伸手不见五指。”

申可凡的打趣听起来却一点趣味都没有，生涩得很。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其实我本来想看完申可凡再去看看姜医生的，没想到在丹迪就能两个都见着，也好，我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到火车站。

“我送你。”申可凡起身。

“不用。”我打住，“我自己打车就行。”

“不行，我送你。”

盛情难却，我还是上了申可凡的车子。

北京确实一点都没变，就像申可凡说的那样，堵车，大雾。可是回到苏州，也不见得就没有雾，这段时间整个江苏都拉响了橙色警报，素

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也赶上了这趟让全国人民颇为无奈的大潮流。

我打电话给我的闺蜜二号——陆茗发泄：“不知道哪天会得肺癌突然死掉。”我们是大学上下铺，据不完全统计，大学里上下铺的感情永远是坚不可摧的。后来我介绍陆茗跟彤彤认识，没想到一拍即合，臭味相投，我们就成了“铁三角死党”，坚不可摧。

“不会的，没这么容易死。”她说。

“说不好。”

“打算什么时候把婚礼给办了？”她话题一转，让我瞬间崩溃。老实说，最近常有人提到这个话题，我都是找各种借口避开。

“最近这个天气你认为适合结婚吗？”感谢老天，我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借口，“天天都是重度污染，哪有人敢结婚？”

“少来。”她瞬间戳穿我，“还忘不掉宋清源啊？”

“少来。”别以为我不懂还击，“听说你们部门总监追你追得很紧啊，人家可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你怎么不接受？不会是还忘不掉刘洋吧？”

“你……”

上大学那会儿，刘洋和陆茗因为一碗地沟油米粉结缘，相爱容易守爱太难，不知不觉也散了。所以啊，爱情有时候真的像宿命。大概一个星期不到，我就接到了刘洋回国的消息。我和彤彤琢磨着鼓捣个聚会，撮合一下刘洋和陆茗那对苦命鸳鸯。我们为这个聚会在上海还是在苏州办争执了半天，我坚持在上海办，毕竟那是大上海啊，高大上的城市。彤彤一下子否决我说：“你懂个屁，上海那儿遍地都是腐朽拜金味儿，哪有苏州有情调？老情人见面肯定首选苏州。”最后卢牧原把他那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彤彤，二对一，我败了。

为了他们说的那什么情调，我特地最有老苏州味道的得月楼定了

活在有你的回忆里

个包间。彤彤乐此不疲地定了几百朵玫瑰，花了一下午把那个包间装饰了一番。我被她搞得哑口无言：“这也太刻意了吧？”“你懂个屁。”我被她这么一堵，索性随她吧，反正这么矫情的事情我不插手，我乐得清闲。

刘洋一踏进放满粉玫瑰的包间，脸都快变红了。“干什么呢这是？”

“欢迎你啊。”彤彤说。

“那我谢谢你。”刘洋一脸无语的表情。

“客气什么，也不全是我的功劳，西子也有参与的。”

“别——”我赶紧撇清，“没我什么事啊，不用谢我，谢她一个人就够了。”

好在这么一调侃，气氛就好多了，没我想的那么尴尬。经过这么多事，我们大家都释怀了，我见到刘洋不会急着想要闪躲，陆茗也能选择坦然面对他了。

“饿了吧？我们开吃吧。”陆茗说。

“好！”彤彤拉着刘洋在陆茗旁边坐下。

席间，刘洋边吃边说着他在南非遇到的趣事，陆茗聊着她在上海的新生活，彤彤嘛，免不了要吐槽她的那些相亲对象们。我和卢牧原倒是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波澜。

散席之前，刘洋给我发了条短信：“我有话跟你说，待会儿我们单独聊一下。”

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陆茗，不知道他搞什么鬼。

“西子，过得好不好？”

“怎么最近大家都在关心我过得好不好？”我笑。

“如果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很担心我下面说的话会搅乱你的生活。”

“……到底要说什么啊？”我瞪他。

“如果……我说宋清源没死，你信吗？”

我整个身体一僵，扯了扯嘴角：“……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你不信就当我说什么都没说吧。”他理了理西装，“走吧，回去好好跟卢牧原过日子，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你把刚刚的话解释一下……什么叫……宋清源没死？”我说话有点颤，腿也开始哆嗦，大概是春寒料峭吧。

刘洋没有马上就开口，他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大概是在等我冷静，然后才慢慢道来：“我在集团内部刊物上看到过宋清源，虽然只是侧脸，但是我相信我没有看错。”见我不出声，他继续说，“丹迪跟南非那边合作一个工程项目，签字仪式上我们这边负责签字的人不是申可凡，是一个长得很像宋清源的人。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应该就是宋清源本人。”

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坐到地上，幸好刘洋及时抱住了我。这不抱还好，一抱就被迎面走来的陆茗逮了个正着。我还没有从刘洋刚刚的话里回过神来，根本来不及反应我、陆茗还有刘洋三个人现在的微妙关系。

“我跟陆茗去了趟洗手间，你们俩在这边说什么悄悄话呢？”彤彤笑着过来拉我的手。我知道，她是在帮我解围。“你的准老公呢？怎么一回头人影都看不到了。”

“……他在车里等我。”我说话都有些心虚，“陆茗，我……”

“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得走了。”陆茗说这话时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陆茗……”我还想说点什么。

“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后来我跟陆茗通电话，每次我想要解释什么，她就直接跳过话题，

活在有你的回忆里

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受。她闪躲正好说明我和她之间存在误会，如果她真的什么都不在意的话，会直接跟我开门见山对话的。可是眼下，我没什么心情去解开我们三个之间的结，眼下我最关心的是——宋清源的问题。

死？没死？他还活着？跟我一样，在这个星球上，天亮起床，天黑睡觉？

这怎么可能？他明明睡在了那块墓碑里头。

他怎么会还活着呢？

如果他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没理由的。

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误会，为什么他要骗我说他死了？

难道他不爱我了？或者说，他始终没有爱过我？他一心爱着的，一直都是那个叫小洛的初恋女友？

我不信！

“咚咚咚！”牧原敲门进来：“单词背好了吗？”

我黑脸，摇头。

他胡乱地揉了揉我的头发：“怎么这么不用功？”

我一言不发，没什么心情跟他对话。

“先喝杯牛奶，实在不想背就算了，没人逼你出国念书。”他坏坏地一笑，“我也根本不希望你出国。你说咱们这马上就要结婚了，完了还得要孩子……很多事情要忙的。”

我皱眉，把牛奶一口灌下去：“是啊，干吗要出国啊，出国有什么好呢？”

“你想通了？”他很开心，好像阴谋总算得逞了一样。

我无力地点点头。我不是想通了，我只是心思不在这上面。

“牧原，跟你说个事。”我鼓起勇气说。

“说。”

“你信不信宋清源根本没死？”

他愣了一下：“……你疯了吧？”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说。如果我聪明一点，我就该发现牧原是愣了一下，才说我疯了，而不是听我说完立马就说我疯了。如果我再聪明一点，就能从他当时的面部表情分析出他其实早就知道宋清源没死的事实。

很久之后，我知道牧原有意隐瞒了我一些事情，我并没有怪他，我只是怪自己不够聪明。明明能够发现的蛛丝马迹，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

我知道这样做太疯狂，可是没办法，我已经出现在丹迪上海分公司的门口。我站在楼下给刘洋打电话，没多久我们就坐在了丹迪对面的星巴克里。

“来之前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刘洋问我。

我却做不到像他这么淡定：“我等不及了。刘洋，你帮帮我，只有你能帮我了，只有你相信宋清源还活着，别人都不相信。”

“别人是谁？卢牧原？”

我不说话。

“你想我怎么帮你？”

“你在丹迪上班，你一定有办法帮我找到他，我想见他。”

“你以为我没帮你找过他吗？”他有些哭笑不得，“不用你说，我自己也会想尽办法把他给揪出来，但是我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打听过，似乎这几年大家都没有见过宋清源，没有人认为他还活着。我打听他的消息，人家都觉得我是疯子。就算丹迪有人知道宋清源的死活，也肯定

是高层，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员工是没办法打探到什么的。”

“刘洋，我相信你说的，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他真的还活着。”

“你信我有什么用？”他扭过头看窗外，“说不定宋清源现在就躲在某个窗口看着我们，他在暗，我们在明，他一定在嘲笑我们都是傻瓜。

西子，我就想不通了，你怎么就那么爱宋清源？”

“.....”

“卢牧原对你不好吗？没有宋清源好？”

“不是，他对我很好。”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

“你真是个情种。”他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你天生跟我们就不是同一类人，我们满足于现实的温暖，不会盲目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同，你要是爱一个人，就跟进入了童话似的，非得要个童话般的结尾。”

“分析得真透彻。”我苦笑着说，“我已经是快结婚的人，我这辈子不会再奢望能跟宋清源有什么瓜葛，我只是希望他还活着。”

“就算你找到他了，知道他活着，然后呢？”他看着我的眼睛。

“没然后了。”我搅了搅咖啡，“看到他活着就好。”

从上海回来，我大病了一场，好几年不得感冒的人居然咳嗽到不行。牧原天天给我炖冰糖雪梨，我一碗接一碗地喝着，糖水混着眼泪全部喝下去，病也没怎么好。

我跟公司请了半个月的假，幸好总监比较好说话，他说：“西子，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了，身体不好怎么写出好剧本？公司这边的事你放心，我会安排好。”

我是一个编剧，在一家国内颇具口碑的影视公司工作，总监对员工

的管理非常人性化。有的时候我会感慨，我究竟是几世修来的福，遇到的都是好人。宋清源对我好，牧原对我好，陆茗对我好，刘洋也对我好，就连被资本主义洗礼过的总监都对我仁至义尽。我想，人生如此，还有什么可求的？如果非得另有所求，那一定是我太贪心了。

陆茗从上海过来看我，拎了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还亲自下厨给我炖好喝的蔬菜汤，然后一勺一勺地喂我，我却一把抓住她的手，刚想跟她说什么，又止不住地哭。

“不就是个小感冒吗？又没死人，你哭什么？”她无奈地看着我。

“陆茗，宋清源还活着。”

她一惊，一碗热汤完完全全洒在了我手上，我的皮肤被烫得通红，但是居然没有疼痛感。陆茗想去给我拿药膏，我一把抱住她，不让她动。

“我的姑奶奶，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宋清源还活着……”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根本冷静不下来。

“你是疯了吗，西子？宋清源早就不在人世了，我们每年都去给他扫墓你都不记得了吗？你在北京等了他六年都没有等到，所以你才选择南下定居你都忘记了吗？宋清源早就不是你生活里的一部分了……”

“你胡说！”我嘶吼着打断她，“就算你不信我，难道你还不信刘洋吗？他亲眼见过宋清源！他亲眼看到宋清源还好好地活着……”我被自己呛到，剧烈地咳嗽起来。

陆茗轻拍我的后背：“你先冷静点，有话好好说。刘洋见过宋清源？他怎么没跟我说过？这是怎么回事？”

牧原拿着红药水过来帮我清理被烫伤的手，我跟他对视，他眼里的心疼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我不想伤害他，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我打开电脑，盯着那封看了几十遍的邮件，又温习了一遍。